

《安家》等剧收官,现实主义创作中“真”与“正”的拿捏再度引发热议——

当观众为剧中人“生气”,在意的是什么

■本报首席记者 王彦

上周,电视剧《完美关系》《安家》《我在北京等你》陆续迎来了大结局。追剧的日子里,“生气”竟成了频频出现的观剧情绪。伴随着每日剧情更新,晚间档的热搜榜单上总有几条是剧中情节预留的。巧的是,半数以上的词条下面,网友都在表达气愤。

可恶的配角当然招恨。观众被家有仙妻还要外出偷腥的“软饭男”崔英俊气死,为不仅重男轻女更贪得无厌的“恶母亲”潘贵雨生气,更是对那位总觉得全世界都亏欠自己的谭铮铮充满了厌恶。可剧集主角办的事儿也不总让人满意。卫哲和江达琳一路见招拆招,惹得一众公关界人士跳出来“看了《完美关系》,我妈对我的工作误解更大了”。房似锦被宁馨跳单之后,一大波弹幕都在怒其不争:“之前那个果决的房店长去哪儿了!”至于自我感觉良好的盛夏对徐天颐指气使,评论里更是一片指责,“你根本没想过了解对方,只在乎自己”……

总结这些争论,大抵可归为观众对“描摹现实真不真”或“呈现三观正不正”的在意。对“真”与“正”的拿捏,恰是当下国产剧在现实题材创作中的两大关键。

真实感不等于“照镜子”,但必须是对生活的提炼、有细节的沉淀

现实题材难做,业界公认。因为每位观众都是生活中人,每个打开弹



上周收官的电视剧《安家》,引发了观众的热议。图为海报。

幕的网友都可凭自身阅历对剧情评论。电视剧不是“照镜子”,不必严丝合缝地按照生活边角来行进。那么真实感的分寸界限在哪儿?《我在北京等你》和《完美关系》分别给出了两种范式。

作为青春励志剧,《我在北京等你》关涉了不少现实中年轻人面临的抉择:利益还是原则?捷径还是奋斗?与当下妥协抑或追寻难以企及的远方?剧中台词,如“很多人年轻的时候都觉得

自己可以改变世界,可后来才发现,自己不光改变不了世界,反而好好活着,已用尽全力”,也击中了不少岁月中人。可电视剧不止于故事梗概,男女主角徐天与盛夏实现各自梦想的旅途,需要经得起现实审视的沿途风景。但在剧中,一个生长在纽约布鲁克林区的草根青年,总能在法庭上轻而易举战胜对手;一个渴望拥有自己设计师品牌的女孩,多数时候矫情于金钱与情感孰轻孰重。他们如何成功的,剧中最实在的呈现,

是两人儿时都有执着的信念。观众可以不计较生活里是否有此事、确有此,但若拿不出与观众势均力敌的真情实感,被挑剔、被揶揄、被批评,在所难免。《完美关系》遇到了一半赞美一半差评。认可剧中有着时代映照的,是基于宗宗危机公关案例的展示。明星出轨,可夫妻二人商业价值捆绑,这婚离得了吗?游戏公司的程序员倒在了休假期,过劳死的“锅”该不该

公司背?女性员工遭到办公室性骚扰,还牵扯上两大投资公司的争斗,受害者要不要收了赔偿息事宁人?而小商户们因刷单被电商平台起诉,背后的故事也不简单:同样是虚构营业额的做法,在平台野蛮生长长期是被私下鼓励的,可当平台发展到一定规模,低价值高风险的刷单行为就成了打击对象。

有了这些黏稠的生活的提炼,该剧就有了一半的现实主义基因。遗憾的是,作为一部行业剧,它在公细节上的展示,近乎是薄弱的。除了口号式的“卫哲法则”,除了碾压式的斯黛拉气场,《完美关系》的专业仿真性完全输给了生活,以致于太多公夫人表示“按剧里小儿科的专业技术,恐怕早就失业了”。

相比之下,《安家》里卖房子的专业营销手段是层层进阶。房产中介们边追边做笔记,公众号开掘老洋房原型故事始末,都在一定程度上佐证了行业内的普遍认可。只是,观众对该剧的喜恶很是分裂。剧中关于伦理的探讨含量是否超高,剧中对“极品人”“一地鸡毛事”的呈现是否“三观跑偏”,都引发了争议。攒了一辈子辛苦钱为儿买房,包子铺老两口在付清全款后应儿子要求在房产证上加了儿媳的名字。第一个话题沸腾的同时,不少网友判断“会有后续”。果然,剧情过半后反转来了。铺面被关,老两口想想投奔儿子,可房门打开,亲家母已入住新房。观众声讨编剧残忍的同时,当初鼓励老两口全款付清的房似锦也成了大家口

诛笔伐的对象,“眼里只有利益”。身家过亿的阔老板是个渣男,贤妻在家奉老带小,他还在外胡搞。惹上难缠的文艺女青年,送一套房权当“封口费”。要帮出轨男给“小三”买房,门店里人人不齿接这笔业务,可房似锦接了,于是她被同事集体埋怨,更被荧屏前的观众刷起了“三观不正”的评论。而当江奶奶和宋爷爷的爱情生被俩外甥的利己算计打败,观众的气愤几乎到了临界点。“亲朋道义因财失,父子情谊为利休”“好人得不到好报”,电视剧该不该如此刺痛?

事实上,引发伦理争议的作品,《安家》并非孤例。《我的前半生》始于离异女性的崛起,后来,女主角爱上了闺蜜的男友,前夫成了被原谅的人物,如是安排都陷入过价值观的探讨。《欢乐颂》里五位姑娘的格局与遭际,基本与她们所拥有的财富成正比,被不少人批评是“金钱颂”。现实的凌厉与艺术创作时的取舍,俨然现实题材的共同命题。

不妨看看编剧罗伯特·麦基在其享誉世界的《故事》里所讲到的。“故事大师对于事件的选择和安排,即是其对社会现实中各个层面之间互相关联所做的精妙譬喻。”在艺术创作上,故事应该是生活的隐喻。切中现实的作品能在虚构世界里映照出真实的生活情状,道出“人人心中有,却个个口中无”的人生况味;而优秀的现实题材创作,不仅能解析出观剧人的困厄与踟蹰,更会将正向的思考引向现实。

“三观正”不必完全拒绝困境,但在虚构的糟心事里映照人生况味

回到《安家》,为何观众乐见那个虽尴尬但皆大欢喜的大结局,为何接受朱闪闪和王子健突如其来爱情,为何喜欢上了憨如猪八戒的楼山关,其实本质都一样——“三观”不是裁夺创作的绝对标尺,生活的复杂性、人性的晦暗面,在真实世界里一直存在。只不过,创作者写出糟心事的同时,能否分几缕阳光给善良的人,能否让观众跳出厌恶的死循环而走向有益的思考的出口,实在值得细究。

■本报记者 童薇菁

当白衣天使们奋战在抗疫一线的时候,中国福利会儿童艺术剧院以及附属上海儿童艺术进修学校为这些医护人员的孩子们量身打造了一套“戏剧教育云课堂”。上周六上午十时,40个来自瑞金医院医护工作者家庭的萌娃进入直播课堂,在第一课正式开始前,班主任刘映珺老师呼吁屏幕前的孩子们:“当你们的爸爸妈妈回家后,不要忘记给他们一个大大的拥抱哦!”

“戏剧教育云课堂”涉及表演、台词、声乐、舞蹈等多门艺术课程,充分利用儿童好玩的游戏,将表演训练转化成一个个好玩的游戏。例如,第一堂课就要教会小朋友珍惜自己的眼睛。儿艺“七彩泡泡”系列剧之一《爱玩游戏的小白狗》中的主角“小白狗”的出现,让很多孩子兴奋不已。“小白狗”委屈地告诉屏幕前的小伙伴们,因为没日没夜地玩iPad、电子游戏,又不爱运动,结果就变成了一个有着黑眼圈的“小熊猫”,略带滑稽的出场,一下子吸引住孩子的目光。

孩子们在老师和家长的带领下观看了舞台剧片段,跟随老师模仿小动物的表演,学唱爱护眼睛的绕口令和儿歌。25分钟的课程里,最受欢迎的是互动环节。“小白狗”唱起了儿歌,孩子们就一句一句跟着唱,相当踊跃。课程结束后,还有家长留言希望留下儿歌的音频与歌词,方便孩子在家学唱。

“如今,中小学生在上网课,和年龄前的孩童缺乏相应的学习机会。”中福会儿童艺术剧院院长蔡金萍希望,能有针对性地为这群孩子设计一些戏剧课程。“宋庆龄先生曾说要给孩子送去最宝贵的东西给孩子。疫情期间,可爱的白衣天使站在了最前线,我们希望利用自己的资源优势与力量,为更多医护工作者的孩子送去服务、送去快乐,解决这些医护工作者的后顾之忧。”

中福会儿艺在过去的70多年里积累了近400部儿童剧目,上海儿童艺术进修学校本身也有系统化的儿童戏剧教育课程。“在这次网课制作中,都派上了大用场。”中福会儿童艺术剧院工会主席、演员俱乐部副主任周蕾告诉记者,在网上开课,保持孩子们的关注度是最难的,于是他们想到了用小动物做主人公,让孩子们更有亲近感。目前,“戏剧教育云课堂”已经排到了5月23日。下一堂课上,经典儿童剧《巴黎圣母院》里的“蝙蝠王”将上线,给孩子们科普健康防疫知识。

疫情发生后,中福会儿艺“停工不停课”,早在1月27日,剧院年过九旬的老艺术家蒋锡珩用一出快板书率先吹响儿艺剧院抗战的号角。随后,中福会儿艺推出了20集微剧《万众一心》,题材来自新闻报道过的各种素材,涉及人物有白衣天使、人民警察、志愿者、热心市民,还有孩子们,推出后取得了热烈的反响。



“戏剧教育云课堂”第一课拍摄场景。(中福会儿艺供图)

中福会儿童艺术剧院「戏剧教育云课堂」迎来第一批萌娃

为抗疫一线医护人员子女送上定制「戏剧课」

好莱坞也很关心中国电影院复工

■本报记者 柳青

上周,全国各地的影院陆续恢复营业,就在院线收到《中国合伙人》《战狼2》《流浪地球》《狼图腾》和《何以家》组成的第一批复工片单时,华纳兄弟公司宣布,《哈利·波特》系列的第一部——19年前的《哈利·波特与魔法石》将以4K修复3D版的形式在中国内地重映,公映档期拟定于4月初。这个消息不仅触动《哈利·波特》系列的原著书迷和影迷,也吸引了《好莱坞报道》《综艺》杂志等专业媒体和多家报纸的关切。虽说中国电影市场在过去几年里是受到重视的票房重镇,但这样集中了全球业界的视线,还是不多见。

疫情致使全世界电影行业按下暂停键。《花木兰》《007之无暇赴死》《黑寡妇》等多部大片推迟上映档期,正在拍摄中的项目,从A级大制作到小成本独立制作,都一夜停摆。翠贝卡电影节取消,戛纳电影节延期,上海电影节、洛加诺电影节和威尼斯电影节等进入“档期待定”状态。来自美国娱乐工业工会的统计数据显示,短短几天里,仅在好莱坞,超过12万的电影从业人员进入歇工待业的状态。全世界影院闭门谢客,迪士尼和环球影业等传统大片厂明确将把产业重心转向线上,环球出品的新片《狩猎》上映首周末就开放线上点播,这意味着环球影业单方面打破了美国院线90天“窗口期”(即院线公映电影必须上映90天才能线上播放)。在这样的大环境里,中国影院复工,成为被全世界同行关注的、充满仪式感的事件,正如《卫报》记者所写道:“什么样的电影能把人们重新召回影院,电影市场会怎样复苏,电影行业将怎样重建?这些都是电影人此刻牵挂的。”

越来越多导演接受线上放映,但电影院仍值得“苦苦捍卫”

“公众居家隔离时,他们从大量线上资源里得到排遣和安慰,我希望他们偶尔能意识到,这些内容的制作,是无法在线上完成的,我们这个行业,是无法依靠‘在线’持续下去的。”一位伦敦的影视制作人在英国电影院关停后的几天里,对《卫报》记者说出了上面这段话。

越来越多的观众习惯于利用流媒体观看影视剧,连影评和电影理论领域的大家——如乔纳森·罗森鲍姆和詹姆斯·纳雷摩尔,都曾表示自己看的大部分作品是通过数字和线上资源。甚至有专业的社会学考察和数据显示,在日本、美国和欧洲大部分国家,非连锁、非商业类影院的主体观众是老年人,不卖可乐和爆米花。那么,电影院真的是老态龙钟以至该被淘汰吗?

美国电影放映协会和好莱坞五大片厂针对“放映窗口期”的拉锯,法国放映协会胁迫戛纳竞赛单元不得接受直接线上发行、不在法国影院里公映的作品,这些当然很大程度上是院线方对自身既得利益的捍卫,但为什么大量导演对于影院式微的



▲《黑寡妇》海报。
▶《哈利·波特与魔法石》海报。

疫情致使全世界电影行业按下暂停键。多部大片推迟上映档期,正在拍摄中的项目,从A级大制作到小成本独立制作,都一夜停摆。在这样的大环境里,中国影院复工,成为被全世界同行关注的、充满仪式感的事件

行业趋势不能接受呢?是出于迂腐的“大银幕仪式感”,还是为了“影院里的童年记忆”那点私人乡愁?答案是否定的。

曾在2000年获奥斯卡最佳纪录长片的英国导演凯文·麦克唐纳,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暴发前两周,完成了与朱迪·福斯特和卷福合作的新片的拍摄部分,他说:“我的剧组已经足够幸运,没有因为疫情中断工作,行业停摆时,我至少还能在家专注于做影片的后期。但疫情对这部作品的打击将是持久的,在原定的计划表上,我应该去戛纳电影节给发行商们放映片花,然后带着成片参加威尼斯、多伦多和特柳赖德电影节,因为像这样中小规模的非商业片,只有依靠影展和艺术影院的‘窗口’,才能被尽可能多的观众看见。”

这才是众多导演苦苦坚持“捍卫影院”的真正原因。纵然线下转线上是行业利益所趋的大势,但一部分影院的存续维系着艺术类影展的延伸,也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电影行业的分层和多样性。纵然一部分观众能接受直接线上观看新一部漫威电影,但电影爱好者能想象没有卢米

埃尔宫、在线上“完成”的戛纳电影节吗?很多艺术片如果丧失影展的窗口、继而无法在独立于商业院线之外的小影院里获得长线放映的机会,简单粗暴的“上线”,更大的可能是制造一堆被埋没于网络的字节。

电影院提供的不仅是消费,还有“与陌生人相处的时光”

就在洛杉矶的影院关停后的第二天,《纽约时报》的影评人马诺拉·达吉斯以伤感的口吻写下《致不知名的观众:我多么想念在黑暗中坐到你的身边》。她在专栏里回忆了一段童年观影的细节:她3岁,被父母带去观看文森特·明内里导演的《梵高传》,当她看到银幕上的梵高发狂割下自己的耳朵,吓得大哭,前后排的若干观众(都是这家影院的常客)善意地体谅了这个宝宝,轻声哄她“没事的,后面就好起来了”。

正值这位影评人的回忆所提供的,人们在电影院里得到的不仅是两个小时的图

像和声音组合的消费品,还有一段和陌生人相处的特殊社交时光。与电影院有关的记忆未必总是好的,破旧小影院的座位上也许会有跳蚤,糟糕的放映员会弄错电影的画幅,最倒霉的是碰到奇葩的邻座……很多人没有意识到,在什么场合、和哪些人一起观影的主观感受,其实强势地介入了观众对一部电影的感受。家庭影院发达的当下,在家里用放映设备制造出“大银幕”的体验并不困难,电影院和线上观影真正的差异在于,前者提供的不仅是视听消费,还有社交。

相对于疫情中的隔离,电影院提供的是截然相反的生命体验:场灯熄灭,黑暗中的大多数是陌生人,在陌生人的海洋中,个体之间的幻想和悲欢并无交流,而两两之间的物理距离那么近。发达技术时代的疫情隔离,社交网络制造了天涯比邻的情感沟通,但个体在物理层面成了孤岛。在这个意义上,影院和剧院的复工变得如此受关切,就不仅是票房层面的利润驱动,而是影院这个场所创造的身体的在场和接近,是人的本性所渴望的。